

我大伯的秘密书房

肖遥

什么的——都是给孩子们订的。大伯的杂志都是给自己订的，这些16开本的书几乎囊括了1980年代所有的文学杂志：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长江文艺》《青年文学》……光文学杂志就占了这些书的三分之一，我努力地在抽取一本文学杂志的时候，有一本讲述星空的书掉落在我面前，然后，那几摞书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全部倒下，散了一地。

我很好奇，看着这些书的大伯，是怎样在一个闭塞的西北小县城生活和工作的？还有，大伯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呢？

多年以后，我自己也变得少言寡语，才明白这两个其实是一个问题。

大伯在大学的专业是天文学，毕业后本来可以考研、留校、在一线城市工作，用我爸的话说，“大哥太懂事了”，他觉得继父把他们养大成人，不能辜负了他养儿防老的期许，理应回县城照顾老人，支持弟妹。大伯没想到的是，他想要的东西、琢磨的事儿，周围人闻所未闻，也全然不感兴趣。因为读了很多闲书，有了些迂腐气，做人做事都不能圆融，他就更加躲进书里，和现实多少显得格格不入。如果在包容豁达的大城市，他的古怪可能会成为一种个性被接受。他脑子里那个绚烂的宇宙，别说同事，就连家人都不理解，大伯说出来的话，像一滴油，完全融入不了水里，经常就那么醒目又尴尬漂在水面上，就像一句词里说的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”。

后来的我也多少会有这种感觉。在某种场合，就像个孔乙己，一开口，别人觉得你是怪物，你也觉得自己不合时宜，久而久之，也就懒得开口了。大伯不如我幸运，那个年代，不像现在有网络有手机，即便再小众的人，也能找到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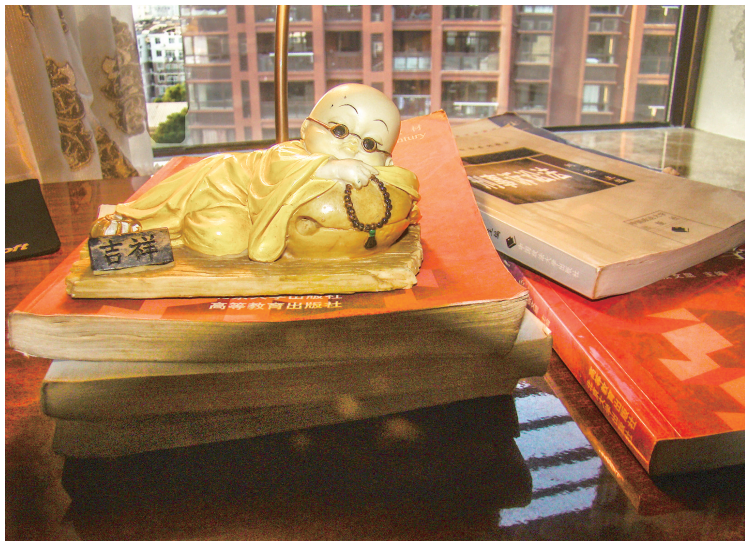
己的同盟，在大伯那个年代，他就像被困在了一个人际关系的笼子里，无法脱身。尽管大伯可能已经努力想融入那个群体了，毕竟我奶奶没少埋怨我大伯，“跟外面人说话的时候，咋那么能说，一到自己家人面前，就成了闷葫芦？”大伯可能已经很努力地把那个不合时宜的少年藏在酒里，藏在一些他并不喜欢的社交里，藏在下班以后和同事的吹牛应酬里，他费劲做着这一切，装作很快乐，其实已经耗尽全力。

大伯在家的沉默寡言，让我奶奶最来气。奶奶气急了就把年幼的我当树洞倾诉，说我大伯嫌弃她，嫌弃她“走前了一步”，嫌弃“你爷爷”，我虽然听不懂，但是也觉察出大伯和奶奶关系的紧张。有段时间，我婶子一教训堂弟，奶奶就难过得起来，觉得这是在给他们二老脸色看，婆媳矛盾一触即发。以至于大伯盖了新楼房，奶奶故意愠气不去住，守着窑洞，说是这里“冬暖夏凉”。而我大姑小姑们抱怨的是，大嫂子家拖累太多，六个弟妹都是大伯在帮衬照拂，这些经济负担令

大伯心理压力很大。

大伯已经尽力了，尽力融入单位，融入家庭，他盖房子，养父母，接济妻子娘家弟妹，他其实不是一个现实的强者，只是一个读书人，应对这一切，感到很无力。于是，大伯养成了喝酒的习惯，喝完酒的大伯恍然变了一个人，会跟正在玩闹的我们说话，说很多笨拙又天真的话。跟孩子们说话的时候，他把年幼丧父的苦痛、成年后的郁郁不得志，紧张的家庭关系，不喜欢却不得不应酬的社交，都统统放在脑后，那个拙嘴笨舌又天真烂漫的他，变成了真正的他自己。

但是这样的时光很少，大多数时候，大伯的严肃都会令我们敬而远之，我奶奶经常跟儿子怄气，儿子们也跟他话越来越少，他们早早离家去南方打工，觉得离开这个过于沉默的父亲是一种解脱。我大伯60岁就去世了，在他的葬礼上，堂弟哽咽着念着悼词。而我的眼前，浮现出一个场景，虽然这个场景我也没有见过——多年以前，在一个破败的小窑洞里，一家人团坐在一起，听金戈铁马、英雄美人、朝廷庙堂，快意江湖，众人沐浴在大伯讲的故事里，吃了一年里唯一一顿热乎乎的饺子，那个除夕，年少的大伯意气风发神采飞扬，是那个黑暗的窑洞里一束明亮的光。



安静的时光

张健 摄

为父亲列书单

李凤仙

鸭名家》看完了？”

“早看完了。我又找出《林海雪原》，也看完了。”

我这才想起自己一直没为父亲买过书。《村庄令》和《鸡鸭名家》是两个月前我落在他那里的，他说这两本书好看，让我给他看。父亲一生不离书报，年轻时自己订报，偶有买书。退休后，大弟读研读博的史政及文学经典留在老家楼上三个大书橱里，父亲这些年有空就看。我每次回家，堂屋东墙边的小桌上总有折页的书，楼下西边房的木桌上摆着他的笔记本和笔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是不缺书的，但实际上，父亲早把这些书看过了，我们看到的桌上摆着的书，是他在再次温习。

“爸爸，我回头给你列个书单。”“那多好呢！”父亲又昂然起

来，“你一回只带一两本给我。”

“好。为什么列书单呢？因为那些书你看好后还要还我的。”我侧过头，对父亲认真地说。

父亲呵呵一笑，骂了句“丑丫头”，“我不会贪一本的，如数还你。”

在公交站等车时，父亲说，有些书真好，能给人力量和启示，我和他说起汪曾祺在坝上改造时去城里掏粪，与厕所管理员谈粪的真假，父亲听得竟然哈哈大笑。我又说起汪曾祺写的《植房》，父亲一直唏嘘，说有些人真是有智慧，好心态，能顶住风浪，难怪长寿。回家后，我决定把汪曾祺列入书单。父亲热爱自然，热爱土地，我又把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工整地写到纸上；我希望父亲和母亲养育我们的艰难又有趣的时光时常叩打他的记忆，把丰子恺的《不负人间好》加

我大伯曾经是个能言善辩的人。

大伯第一次大放异彩，还是上小学的时候。那几年间，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。奶奶在大伯的生父去世以后，轻生了好几回，以至于大伯和大姑走哪都跟着她，不让她寻短见，奶奶总算是硬撑着活下来。

大伯的继父是个老实人，帮衬着寡妇养三个孩子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有一年过年，全家团坐在炕上，炕难得烧得热热的。大伯说给大家说个书吧，他讲的是薛仁贵征西，把全家都听呆了。那年头穷苦人白天黑夜地忙碌，哪里有过这样的精神享受？他们不知道大伯讲的是一本叫《七侠五义》的书，这本书在学生们手里流转，传到大伯手里，发黄发脆，几乎碎成片片。大伯就像拼拼图一样，看完了这本书，又知道这本书以后再也看不到了，一着急，就把这本书全背下来了。大伯说书的时候，我小姑还在襁褓里，我奶奶抱着姑娘，看着儿子，意识到儿子长大了，苦哈哈的日子仿佛有了盼头。我大姑则吃惊这个从不跟她争抢的弟弟看上去傻乎乎的，竟然好记性好口才，连他们的继父也高兴不已，心说没白养这个儿子，这小子脑子这么好使，以后去砖瓦厂接班，能当会计，记个账没问题。

我见到大伯的时候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爱说话的人。每年暑假我都会回奶奶家，有一次我跟大伯说想去书店转，大伯难得开了口，他说去书店干啥，咱家就有书呀。我说书在哪里呀？大伯笑了笑没吱声。我那时早已适应了我大伯这种说一句咽下去半句的习惯，甚至从小就很少见大伯笑，但说到书，大伯竟然笑了。笑容里还有一丝淘气和得意，后来才知道他笑的是“咱家啥都缺，但还真的不缺书”。几天后，我上楼玩，发现那个从前上着锁的神秘套间的门上的锁不见了。推开门，里面一摞一摞的书能堆多高堆多高，都摇摇欲坠，我抽出来一本，那一摞书就塌下来，流成一条书的河。

我至今记得刚看到这一屋子书的震惊，大伯的书，不像我家的书——儿童文学、少年文艺、连环画

开学前，和父亲一起上街给妈妈买换季的衣服。季节已到白露，妈妈的身体总是三天好两天差，父亲越来越焦虑，他黑蚕似的眉头整天锁着，说话也硬声硬气。

父亲和我在商店的夹巷子里走，我走一截，停下等他。他翘着下巴抹着汗，加快脚步撵我。父亲和我并排走，话也多起来。说到妈妈病情时，我对父亲说了近几年我的陪护经验，谁知父亲早也这么做了。

“那法子确实好。你妈不能离人，我在她房里看看书写写东西，能及时应答她，也不觉得时间难熬。”

我立即接过父亲的话，“《村庄令》看完了？汪曾祺的《鸡

